

郭雪波小说自选集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狐啸

H U X I A O

◎

大漠寒夜

那只兽，在肃杀的雪野上行走如云，四肢如飞……

郭雪波小说自选集

狐啸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H
U
X
I
A
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狐啸/郭雪波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

(郭雪波小说自选集)

ISBN 7 - 80647 - 362 - 9

I. 狐… II. 郭…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390 号

书 名:狐啸

作 者:郭雪波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mm 1/32

印 张:12.25

字 数:28 万

印 数:1 - 3000

版 次:200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50 元

ISBN 7 - 80647 - 362 - 9/I·252

邮政编码:330002

电话号码:0791 - 8503450

哭泣的草原(自序)

郭雪波

每当春季狂风呼啸而过城市楼林的时候,享受的人们可能从未想过那风一路撒下了啥物;每当尘土暴起,迷你双眼,脏你华衣的时候,忙碌的人们也并未想过那粒粒尘沙来自何处,将有何为。人们龟缩在混凝土的巢壳里,自以为与己无关,那域外之物——尘沙,却已如叙利亚沙原的风沙,一朝埋下十万人众的埃布拉古城一样,离我们的生活不远了。

这并非危言耸听。

你每时每刻呼吸的空气里,除了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氟化氢等腐臭的工业废气之外,还有无色无味、无迹可寻的粉尘细沙在伤害着你的肺部及生命。那么这些时而聚起,狂暴无比;时而落定,无迹可寻,又无处不在的尘沙,来自何方?我现在告诉你,它大多来自我的家乡:横跨整个北部中国的内蒙古大沙地——昔日的大草原。

我为自己的家乡“贡献”了这么多疯狂的尘沙而惭愧。也许有人会说只闻内蒙古大草原,何来内蒙古大沙地?那我从西至东给你数数有案可查的地理名称:阿拉善沙漠、毛乌素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巴彦淖尔沙地、科尔沁沙地、鄂尔多斯沙地……在整个中国八大沙漠、沙地中,内蒙古就占了其中四个,面积多达

四亿多亩！而且它们每年还以大约 500 万亩的速度扩大着覆盖面积，并继续征战，如当年的铁木真、努尔哈赤们一样，大有南吞西卷之势。

这也并非危言耸听。

愚昧和无知有时是不可战胜的，尤其当它铺天盖地地以真理自居的时候。所以，内蒙古大草原不可阻挡地出现了那么多的沙漠、沙地，近百年尤为甚。我生长在科尔沁沙地，四十多年来，我目睹了那绿色草原是如何变成黄色沙地，如何被我的父辈、同辈、后辈以及拥入者们的犁尖“啃”成秃地，“啃”成不毛之沙的。今年老家那儿破天荒地爆发了洪灾，一夜之间冲来了草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泥石流，卷走了村庄、人畜、农田。那些侥幸从泥石流中逃命的“泥人们”，惊愕地望着漂浮的房屋和具具“泥尸”：草原上怎么会有泥石流呢？没有了草，没有了植被，处处裸露着黄沙戈壁和广种薄收的贫瘠农田，满目荒凉和悲哀。

我不知自己何时被人称为“生态文学作家”或“沙漠小说作家”的，当 1985 年第一次发表《沙狐》时，自己并没想过什么“生态文学”之类的命题，内心只是想把老家人与动物的生存状况及命运展现给世人而已。我的写作只是血管里流的是“沙子”，吐出来的也是“沙子”罢了。所以，当《沙狐》在国内外转载二十多次，当《大漠魂》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的中篇首奖时，我在感言中说：“这不仅对我个人，而且对我的那些仍然生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与风沙做着殊死斗争的父老乡亲们是一种安慰和勉励。他们才是最应该获得奖赏。”这绝非虚妄之辞，这是一个作家的良知与人生态度。

我去年带小儿子回老家，在村北沙漠边种下一棵树。儿子问：能活吗？我答：能，只要浇的是心血！儿子问：这沙能治吗？我答：能治！你没学过愚公移山吗？儿子说：嗨，那是历史故事。

我答：那我们新编历史故事，西部恩格贝沙漠那儿，已有人开始新编这种历史故事了，科尔沁沙地这儿，也有人在编了，让我们也加入吧！

儿子答：好！

我们毕竟，是与这自然共生存的物种。除了破坏，我们还能建设。

于北京金沙斋

崇拜长生天

崇拜长生地

崇拜永恒的自然

——因为我们是来自那里

——引自“萨满教·孛师”歌词

“白狐是神奇的，

遇见它，不要惹它，也不要说出去，

它是荒漠的主宰。”

——流传在科尔沁沙地的一句古语

我背着酒壶走遍科尔沁大地，沙漠和草地上只有两个神奇的东西令人向往：一是白狐的传说，一是萨满教·孛师的故事。如今我把它记录下来，为的是纪念我的父亲——一位平凡而了不起的民间艺人。

——作者题记

第一章

大漠寒夜。

那只兽，在肃杀的雪野上行走如云，四肢如飞，正疾速地靠近一片黑树林。朦胧月色中，它如影如幻。

“汪、汪、汪！”一只夜狗有所警觉，在榆林边儿截住来兽，狺狺地吠叫。

那兽倏地伏在雪地上，溶入月色，与皑皑雪地共色。此兽遍体白毛，灿如白雪，匍匐在地无声无息无影无迹。惟有一双眼睛碧绿碧绿，在雪地上一闪一闪，犹如镶嵌雪地的两颗绿宝石。

夜狗失去目标，疑惑起来，盯视良久，不甘心地走近过去。当这只长夜里在野外闲荡的大黑狗，有些固执地嗅嗅停停走到那个绿莹莹的小点之处，蓦然，一条白影在它眼前一晃。大黑狗敏捷地一扑，落空。白影已闪在它右侧，狗又扑，仍落空。那白影远比它敏捷多倍。大黑狗也犯倔，左

扑右扑，固执又傻乎乎地追扑那左右晃动的白影。后来，黑狗发现这白影只不过是那只白兽的尾巴而已，一条毛茸茸的白色长尾巴。那白兽只不过用尾巴逗弄它。大黑狗被激怒了，“呼儿，呼儿”狂叫狂嘶着，凶猛地咬向那晃动的尾巴根。

“哧儿！——”

一股恶骚气，从那尾根激刺出来，正冲黑狗伸过来的鼻脸。

“哽、哽、哽……”

那只大黑狗全然像被什么硬物击中了般，难忍地呻吟起来，很快就变得懵懵懂懂，活似一个喝醉的酒汉般晕头转向，在那块雪地上打起转来，追咬着自己的尾巴，一圈两圈三圈……

这时，那只白色野兽从雪地上站立起来，缓缓伸展腰身，两只绿眼不屑一顾在一旁转圈的黑狗，高昂起头，向着冰冷的蓝色夜空张开尖尖的嘴巴长嚎一声：“呜——”便如箭般射向前边那片稀疏的小榆林。那里有一片坟冢。

而那条可怜的黑狗，依旧追着自个儿的尾巴，原地转着圈……

二

老铁子被自个儿的肚子给闹醒了。

老汉索性就起炕了。与其躺在炕上听饥肠辘辘，不如到户外雪野上去走动走动，运气好还能撞上野兔野鸡什么的。不过他也知道这多半是枉然。坨子上幸存的动物也在挨饿，连年的枯旱，草木凋零，禽兽亡尽，莽莽百里沙坨也不会有几只活物存在。

老铁子穿上破旧的羊皮袄，又把随身武器“投猎棒”别在腰带上。这“投猎棒”，二尺多长，手柄处用铁环或铜箍护绕，弯头

处坠着一块椭圆形小铅坠儿。这是沙坨子里营生的男人们平时不离身的便当武器，野外遇上狼可自卫，撞上野兔儿可投掷。老铁子在“投猎棒”上颇有造诣，他臂力过人，能击倒五十米开外的野味，准头也极佳。据说，他年轻时遇过一次沙豹，来不及开枪，扑过来的恶豹咬住了他的腿，他危急中就抽出后腰上的铜头“投猎棒”，一下子击碎了沙豹的天灵盖儿。

外边，大雪封门。一股寒气吹得他打了个冷战。

他向院角狗窝吆喝一声：“大黑！大黑！”可那里没有动静。以往一听主人的呼叫，那只爱犬“大黑”便会跑过来跟主人厮耍。今天没有动静，只有一串向院外走出的狗爪印留在雪地上。

“它倒自个儿先去寻食了。”老铁子拴好院门，跟着狗印儿向村外坨野走去。

全村还在沉睡。惟有村长胡大伦家那只失准头的公鸡，虽然迟了仍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啼鸣。村东头老喇嘛家的烟囱在冒烟，老喇嘛吉戈斯每天早起念晨经，让侄媳妇早早起来烧火，这是惯例。村南传出一声尖尖的狗声，这是供销社的护院狗，虚张声势地吠叫，毫无意义。再晚一些，就是女人们了，抱柴、担水、生火、喂猪、吵骂、催孩子上学、揪丈夫起炕干活儿……然后就渐渐又复归平静。上学的走了，下地的也走了，女人们自己也走了——下碾道、挖野菜、卖鸡蛋、去赶集。村里就剩下老头儿老太太，坐在热炕头烙屁股，无声无响。他们该说该干的，早已说完干完，剩下的只有等待。

老铁子跟着“大黑”的足印儿，走向村西北的坨地。银白色的雪野展现在他的眼前。“大黑”的脚印一直往前伸展，它好像发现了什么，直奔目标。不久，在自己铁家坟地的榆树林边儿，老铁子发现了“大黑”的影子。“大黑”早已迷迷糊糊地晕倒在雪地上。附近地上，全是“大黑”转圈走动的爪印儿。老铁子暗暗

吃惊，“大黑”是一只挺有灵性的猎狗，夜里它遇见什么了？如此狼狈，昏睡不醒？他使劲踢了一脚“大黑”，往它耳朵里猛吹一口气，“大黑”激灵一下挣扎着起来。他以猎人的目光开始搜索观察，不久便发现了一堆兽类粪便。老汉的眼睛顿时亮了，这是狐狸的屎橛子，夜里来过狐狸！乖乖，这一带沙坨子狐狸绝迹有几年了，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难怪“大黑”遇上麻烦，显然它是被这只狡猾的狐狸给耍了。他深为“大黑”不平。

老汉那双锐眼很快觅见了狐狸足迹。那印儿，轻微地点在雪地上，若有若无，倘若没有经验根本就无法发现。这畜生东走走，西转转，寻寻觅觅，后来似乎发现了雪地老鼠之类的，猛窜过去了。老铁子跟踪着不放，来到一处沙洼地。这时太阳正难得地露脸升起。东方雪线上犹如滚动着一颗大而圆的红火球。柔和的晨霞，照出了那只兽的轮廓。老汉差点叫出来。是一只白灿灿的银狐！通体雪白夺目，毛色发亮，光滑，与白雪地几乎同色，若不动弹根本看不出那是个活物。老铁子多年前也遇见过一只白狐，那是大西北的嘎海沙山一带，那也没有眼前这只耀眼闪目、美丽动人！这只白狐蹲坐在后屁股上，毛茸茸的雪白长尾巴盘在后腿旁，在悠闲地啃吃老鼠。老铁子心中暗暗称奇，这可是真真的神物！他老铁子打了一辈子狐狸，知道这种神物只可遇而不可求。这是一只有年头儿的老狐。他有些后悔没带猎枪来，从后腰上摸下“投猎棒”猫着腰靠过去。他不想放过这次百年不遇的机会。白狐似乎太饥饿了，对靠近的猎人好像没有警觉。当老铁子的“投猎棒”呼啸着飞过去时，它才猛地闪开。显然这种投掷的“投猎棒”根本伤不到它。白狐不慌不忙地逃走了，它显然知道两条腿的人追不上它这只四条腿的兽。

“鬼东西，真机灵！”老铁子望着远去的白狐影子，骂一句，走过去拣起“投猎棒”。他不想放弃，循着狐狸的脚印追踪过去。

前边极目处，有节奏地蹿越着那只雪狐。步伐舒缓、轻捷，不慌不忙，哪里像是一只躲避猎人而逃的兽类，简直是一个滑动着舞步的舞蹈家。它压根儿就没有把老铁子和他的“投猎棒”放在眼里。只见狐狸转过几个坨子，晃悠着尾巴，闪进那片稀疏的榆树林子不见了。

老铁子知道徒步追不上它，本想回家取猎枪骑马追踪的，可一见老狐狸逃进那片榆树林子，心里“格登”一下。那里可是他们铁姓家族的坟地，岂能容这只畜生进去亵渎！他要去看看个究竟，老狐是躲在坟地，还是穿过坟地逃进西北的莽古斯大漠。

他赶到榆树林中的坟地，然而，老狐的足迹却不见了。本来清晰可辨的脚印儿，一到榆树林中就消失了，老铁子半天查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它简直是长翅膀飞走了，要不钻进了地里，令老铁子一脸茫然。

“他奶奶的，真邪门儿！”老铁子感到此事有些玄妙。倘若狐狸不是消失在铁家坟地，他也无所谓，可如今村人知道一只老白狐出入铁姓坟地，那闲言杂语会淹没了铁家。他心中有些不安。

大雪覆盖的坟地，一片死静。

老铁子真希望祖先显灵，明示那只该死的兽类此刻的去处。他望着这片毫无生气的坟冢，久久地出神。祖先无语，无任何的暗示，他们都在地下长眠，帮不上活人的忙。

三

珊梅打着哈欠，推了推旁边的丈夫铁山。

“老爷子又往外走了。”

“毛病！一下雪就手痒痒，可打啥呀？坨子上连麻雀都有数的！”铁山翻过身来，又搂住了珊梅，要亲热。

“小心，老爷子回来又骂你是懒蛋、败家子儿，离不开老婆的被窝儿！”珊梅刮一下丈夫的鼻子，从胸口掰开他死缠硬抱的双手，然后钻出热呼呼的被窝，穿起衣服，“我可不敢，起来做饭喽！”

丈夫又睡过去了。她的警告，跟往常一样仍不起作用。她摇了摇头，爱怜地看了一眼丈夫。她过门儿三年了，为了要个孩子，丈夫每天夜晚往她身上使死劲，弄得两人都精疲力尽。然而，至今还是无效劳动，白折腾。丈夫白天要去上班讲课，兼着几个班的主课，一天下来疲累不堪的，夜晚又来应付她，双重负担一肩挑。她深感对不起丈夫，怀孩子本应是女人的最起码职责和本事，应尽的义务，可她到如今完全没有感觉，愣是找不到感觉，好似一块儿碱地，下了多少种子也不长庄稼。她当然不知道，怀不上孩子也许还是男人的原因，他们下的是瞎种子。她从来没有怀疑过男人，因为她们还没普及过这种知识。

“算了吧，命里注定的事，强求也没用。”有时她劝累瘫的丈夫。

“算了？老头子不宰了我？他就我这一个儿子，叫铁家香火到了我这儿断了，他轻饶我呀？”丈夫铁山苦着脸说。他们二人都怕老爷子的雷公般的怒吼。只好继续努力，夜夜玩命。

珊梅从院角柴禾垛上抱来一捆柴禾，点火烧饭。她进屋，又推了推丈夫。

“喂，醒醒，醒醒，你们校长可上路了，再不起你可迟到了！”

这话灵。铁山一骨碌爬起来，忙忙跌跌地找裤子找衣服。

吃完咸菜就苞米面贴饼子，铁山夹起书包匆匆上路了。可公公还未见回来，珊梅挺纳闷。以往早该回来吃饭，忙着下地了。她也挺同情公公的，老伴死得早，守着铁山这惟一的儿子，脾气也变得火爆古怪，惟有到野外打猎才使他散心，要不往死里

干活儿，承包下照管坨子里散牲口的活儿之后，更是几乎常年住在大沙坨子里的野外窝棚，跟野狼和牛马牲口打交道，人变得更加孤独，一旦火儿起来，惊天动地。

太阳升出老高，公公才回来。黑着脸，眼神有怒光，鼻子尖冻得紫红。边吃着饭，对她说：“上午你到老喇嘛那儿买些黄纸钱，再弄些上供的东西，到咱家坟地那儿烧一烧。”

“爹，还没到清明呢，祭祖坟干啥呀？”珊梅不解。

“叫你做就做，啰嗦啥？”老铁子吼了一句。珊梅不再吱声，悄悄收拾桌子。

“我骑马进沙坨子，中午不回来吃。”老铁子往怀里塞了两个贴饼子，带上水壶，猎枪，然后从棚子里牵出马，向西北茫茫沙坨子进发了。

“唉，这老爷子。”珊梅收拾完桌子，就准备些祭供的东西，然后去老喇嘛吉戈斯家买纸钱，老喇嘛常给人念经超度，家里常备着些为死人用的东西。其实，珊梅娘家姓是跟老喇嘛家一姓同族，按辈分她应叫老喇嘛为爷爷。

铁家祖坟地在村西北五里外的小黑树林里。

原先的羊肠小道已被雪盖住，珊梅只得沿着干硬的露土的地方走。有时不小心踩进雪坑，布棉鞋里灌进雪粒儿，冰冷冰冷的。雪后的小北风咿咿吹得她双颊通红，浅绿色的方头巾只包住头和耳，挡不住脸。红红的俊脸、新鲜的绿头巾，相衬得珊梅更显得年轻漂亮。在村里她算得上是美人，又加上嫁了个当老师的丈夫，很是叫村媳和未嫁的村姑们艳羡。珊梅也较看重自己这一国家教员老婆的身份。在贫困的沙坨子村，丈夫每月从公家粮店里领回来供应的白面大米，每月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点一把花花的票子，这可是非常体面的事情。平时听姐妹们议论：“看人家珊梅长了一张好看的脸，嫁了挣钱的丈夫，多福气！”

“还是人家铁家祖坟风水好，混出了个当老师挣工资的！”珊梅心里美滋滋的，当然心中也对铁家祖坟更多了几分敬重。她和铁山是从小同学，后一起考进库伦镇旗中学。初中毕业后铁山考上了通辽市师范学校，她家里生活困难，回家务农。但他们之间早已萌发的爱情没有断，通过信函，通过寒暑假接触，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发展着，以致发展到那年夏天的高粱地里两个人提前办了事儿。不幸的是，早有防范的老铁子闯进那片迷人的高粱地抓住了他们。抡起皮鞭子狠抽儿子铁山。老铁子寄厚望于儿子，把铁家的兴旺发达全寄托在他身上，将来读书成大事，光宗耀祖，别让村里人白说了这么多年铁家坟有风水这话。谁曾想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没有出息，贪恋女色，还是个村里姑娘，坏了心气儿。尤其让老铁子无法容忍的是，这姑娘的家族与老铁家从祖上起就不和，相斗了上百年，儿子娶媳妇也决不能娶吉戈斯老喇嘛家族的姑娘呀。他不让，老喇嘛也说出来了。他们家族的姑娘不是白让你们铁家男的糟蹋的，要不定亲成婚，要不上法庭告状，非把你儿子从学校告回来不可。老铁子着急了，不能让人家把儿子告回来毁了一生啊，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这门亲事，气得他三天三夜骂儿子是没出息的败家子，骂珊梅是狐狸精。至今老铁子对儿媳不怎么露笑脸，怪她勾着儿子一毕业就分回村来当了一名窝窝囊囊的乡村教师。再加上过门三年，儿媳的肚子始终是瘪的，这关系到铁家延续香火问题，老头儿的脸更是总阴沉着，动不动训骂他们两口子。珊梅脾性柔顺，公公怎么骂从不还口，照样侍候他们父子俩舒舒服服的。她知道自己的肚子不争气，人家的娘们儿生下三个五个像是藤上结瓜似的容易，有的婚前就领来一个两个的，惟有她连半个儿也养不下，干着急没办法，别说公公丈夫火冒三丈，她自个儿有时上吊抹脖子的心都有。她求过菩萨，吃过药，从娘家那边的喇嘛爷爷那儿

请过符念过经，全不管用。月月见红，年年瞎种，小肚子下边，始终是空空荡荡。于是，她慢慢生起一股负罪感，内心里深深谴责自己，精神变得压抑，失去平衡，胆小多疑，总感到别人在背后笑话她骂她，怀疑丈夫要离弃她。

珊梅想着心事，不知不觉快到铁家坟地才想起出来时匆忙忘了抱一捆柴禾来，祭坟时要点一堆火，往火里点洒祭品。她就近拣些露出雪地的干草和干树枝，挟在胳膊窝，走向坟地。正这时，似有个人影在前边的坟地里晃动。她吃了一惊，谁在大雪天跑到她们家坟地里干啥？紧走两步，真有一个正手持镰刀砍着坟地上干草和树枝。

“大白天的，割人家坟头上的柴草，胆子不小哇！”珊梅突然冷喝一声。

那人吓得一哆嗦，砍柴刀掉在地上，急忙回过头来。

“原来是杜撇嘴大婶，好哇！”

这位杜大婶六十来岁，年轻时当过“列钦”——萨满教的女巫师，走南闯北，后被政府遣送回村，是个出了名的风骚女人，曾嫁过两个丈夫，都被她折腾死后再也没嫁，一直独身。平时她说话五迷三道，对什么都不服先撇嘴，人们就给她起了个“杜撇嘴”这外号。她听着也不在乎。

“哟，是珊梅大侄女儿呀，家里又没柴烧了，大雪天猴儿冷的，不出来弄点烧柴，我可要冻干巴了。”杜撇嘴心知理亏，不敢撇嘴，只咧嘴笑。

“没柴烧，就砍别人家坟地上的柴草呀！咋不去砍自家坟地？”

“我是个孤老太，哪儿来的祖坟地呀大侄女，实在冻得受不了，对不起了，我这就回去，你就放过我这次吧，大侄女。”杜撇嘴讨好地笑着，哈下腰去抱已砍下的那捆柴草。

“先别走，”珊梅脚踏住那捆柴，口气依旧很硬地说，“坟地上的草，我们自己铁家人都不敢动一棵，你砍了这么多还想抱走？”

“想怎么样？”杜撇嘴也不是省油灯，脸色也变了。

“把柴草留下，你去见我公公。他是最恨别人在他家坟地上动土动草，你自个儿去向老爷子说吧，放走了你，我可没法儿交待。”

“啊？见你公公？那个老倔巴头？”杜撇嘴倒吸一口冷气，全村人里，她惟怵就这个倔老汉，如今偷砍他家坟地上的草，冲了人家风水灵气，犯在他手里，他不得活吞了自己呀。她的两眼滴溜溜转动，想着脱身之计。什么东西能打动眼前的这位年轻女人呢？

她看着珊梅平平的肚子，顿时计从心来。

“珊梅大侄女，你要是放过我这次，我可能帮你一个大忙。”杜撇嘴一改讨好的笑脸，装出一副讨价还价的架子。

“你能帮我啥忙？”

“我有个偏方，只要你照我的偏方做，保证你为铁家养个大胖小子。”杜撇嘴说得神灵活现。

“真的？”珊梅禁不住诱惑。

“唬你是王八蛋！你知道我年轻时是干啥的，那时候跑江湖，跟我师傅学到了不少绝活儿哪，只可惜现在都用不上了。”杜撇嘴见珊梅已经动心，继续加温，“大侄女，我一个孤老太婆过日子多难，活了这么大岁数蒙你干啥呀，只要你放我走，我立马儿回去拿方子给你，保证灵。”

有什么比这更让她动心的？早就听说此巫婆走南闯北，不简单，也许真有个妙方呢？只要是给铁家生个大胖儿子，放走了这个杜撇嘴，老公公和铁家祖宗也不会责怪她的。

“你说的要是真的，我放你走，你要是糊弄我，我就告诉公公